

中國之春

舞台劇劇本第二名 辜輝龍



辜輝龍

民國43年12月3日生

台灣省基隆市

輔仁大學中文系畢業

現職／

台北縣永和市公所里幹事

題旨：本劇描述中華民國和中共留學生在海外接觸的故事，以穿插諧趣的情節來討論莊重的主題，使不致過於嚴肅，而達到所欲表達的效果。

全劇人物

台灣留學生——

林家偉（簡稱林）：廿八歲，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做了兩年事後赴美留學，是一正直、有國家觀念的青年。

劉小梅（簡稱劉）：廿四歲，公費留學生，善良有愛國心的女青年。

陳麗美（簡稱陳）：廿四歲，健美漂亮的富家女，打扮時髦，有點天真；對國事問題之認識稍差，赴美後將在美國定居。

丘振平（簡稱丘）：卅歲，身材矮胖，為全劇之諧角，亦是份量頗重的角色。

另有謝姓、王姓、李姓留學生等人。

中共留學生——服裝、打扮較老式，讓人一看就知。

鄭成雄（簡稱鄭）：四、五十歲，頭髮已白，中共公費留學生，對共產主義已感絕望，最後投奔自由。

徐興國（簡稱徐）：廿八歲，中共自費留學生，高幹子弟，初時有些冷傲，後為台灣留學生感化，為不失理性之大陸青年。

鄧 琨（簡稱鄧）：四十餘歲，中共留學生團體的負責人，負有監管全體中共留學生之責，為貪婪、陰狠的角色。

另有中共留學生甲、乙、丙諸人，其年齡都比台灣留學生大。

佈景

景一：中共留學生宿舍中的會議室，置一長桌及幾把椅子，另有簡單家具，佈置灰暗色調，中懸一燈，燈光不宜太亮，使看起來十分沈悶。

景二：台灣留學生居住的處所，整個表現為一美式客廳形式，有簡單樸素的沙發（或藤椅式）組，另有14吋手提電視機、書桌、打字機、小擺飾等陳設；另有一往廚房的走道；舞

台右方設有進入的大門。在屋前需有一人行道，可點綴矮籬笆及草坪。
時間、地點

民國七十二年的美國一所大學（四季不拘）。

第一幕

第一場

景：景一

時：某日夜晚

幕啓：中共留學生坐在會議桌旁，低頭研讀面前的文件。燈光昏暗，予人沈悶的感覺。

（鄧琨抬起頭來，環視衆人，好像要把他們一個個看穿到心裏去，挖出心來批鬥一番。）

鄧：（威嚴地）各位同志——

（衆人抬起頭，停止研讀，望著鄧。）

鄧：各位同志對剛才研讀的「黨指示」有什麼疑問沒有？

（衆皆默然）

鄧：很好，既然沒有疑問，就應該落實「黨」的政策，爲「四化建設」而學習；學成歸國，「黨和國家」會重用你們。

（甲舉手，鄧點頭准他發言，他站起。）

甲：我們決心要做黨的忠實兒女，爲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

鄧：（滿意地）好，好，請坐。

（甲依言坐下）

鄧：諸位都知道，處在全國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下，各位所負的責任非常重大。

甲：我們有決心扛起這個重責大任。

乙：我們要爲「四化建設」而獻身。

鄧：很好。（環視衆人）各位來到這裏，時間多則一年，少則也有半年，今天我就先來考考你們學習的成績如何。

丙：（緊張地）要考試呀？我都没準備，考不好怎麼辦？

鄧：（安慰地）別緊張，我考得很簡單，你一定能過關。

甲：鄧同志，請你出題。

鄧：我的題目是：就你們所見，談一談美國資本主義給你們最強烈的印象是什麼？

丙：哇，這個問題不好答。

乙：誰說不好答？我覺得很簡單。

鄧：那就你先說。

乙：我認爲，美國資本主義者生活太過於奢侈，馬路所見都是四輪的所謂轎車，缺乏勞動，而且消耗石油，浪費國家資源。

丙：我的意見跟你相反，我認爲這樣很好，既方便又舒適。回想起在祖國，我騎一輛破自行車，冬天凍得發抖，夏天熱得冒汗，滋味不好受——

甲：抗議！你怎麼可以污祖國！

丙：（驚慌地）我……我沒有。

甲：你的思想已經很明顯地受到資本主義毒素的污染，有剝削人民、貪圖享受的意識趨向，而且暗示祖國的建設不如美帝。

丙：（爭辯道）祖國的建設本來就不如美帝，所以我們才要來這裏學習。

甲：你胡說！

鄧：（制止二人）你們兩位都沒錯，只是感受的角度不同而已。我們要承認，祖國的建設在某些方面是稍差一些，但是在爲「黨」和「祖國」獻身的精神方面，我們卻是超越美帝的。

甲：對，我們永遠要把「黨」和「國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犧牲一點個人的享受算什麼！

丙：（起立）各位同志，我剛才的意思是希望有朝一日，祖國的建設能趕上美帝的水平，甚至不需要人民勒緊褲帶就能超越；因爲詞不達意，差點侮辱了「黨」和「國家」，請各位多多包涵。（講完後坐下）

鄧：好，你自己認識就好，還有誰要發表意見？

徐：我沒有特別的感受，只想早一點完成學習的任務，回去貢獻祖國。

鄧：嗯，很好，徐同志不愧是虎父無犬子，對「黨」和「祖國」的忠心，沒有第二句話好說。還有誰——鄧同志，你的感受如何？

鄭：我沒有什麼感受。

鄧：怎麼會沒有？你是我們這些人裏頭學問最好的，快表明你的看法，讓大家參考。

鄭：（沈思一下說）若說有的話，只有一點。

鄧：那一點，快說。

鄭：這裏的研究環境好。

鄧：就這麼一句話。

鄭：是的。

鄧：好，其他人都沒意見了？

（沈默半晌，丙突舉手，鄧示意他發言。）

丙：我們想聽聽鄧同志的感受。

鄧：我？

乙：對，鄧同志應該有更好的看法。

鄧：（忘形地）嘿，我嘛蠻喜歡這裏的——（警覺地）可是再怎麼樣，我們都不能忘記我們來這

裏的任務——（指乙）你說——

乙：爲「四化建設」學習。

鄧：對，更重要的是不要讓資本主義思想腐蝕你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念。

甲：我們是「黨」的忠實兒女，要爲共產主義事業獻身。

鄧：很好，我對各位同志的表現大體上非常滿意，其中只有一位同志的表現有待檢討。

（衆皆面面相覷，坐立不安）

鄧：諸位知道我說的是誰嗎？

（衆皆搖頭，甲起立發言。）

甲：請鄧同志明白指出這位同志，請他作自我批判。

鄧：（點頭，示意甲坐下）很好，他就是——鄭成雄同志。

（鄭嚇一跳，其他人均把眼光移到他身上。）

鄧：鄭同志，你知道錯在那裏嗎？

鄭：（硬著頭皮站起）各位同志，我一向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受黨和國家的栽培

，奉派來美國帝國主義作研究，我時時刻刻都不敢忘記自己的任務——

鄧：（不耐地）好了，不要說了；徐同志，請你把所看到的忠實地說出來。

（徐起立發言）

徐：我幾次看見鄭同志和一個台灣女學生在圖書館裏有說有笑；深怕他受到國民黨特務的美人計

，所以提出來請鄭同志自我批判，同時請其他同志注意。（坐下）

甲：（指責地）鄭同志，你太不小心了，你難道忘記國民黨的特務是無孔不入的嗎？

鄭：（小心地）我沒有忘記。

乙：你忘了你對黨和國家所負的責任嗎？

鄭：我沒有忘記。

丙：你忘了你的「愛人」和女兒在祖國日夜盼望你學成歸國，帶給她們榮耀嗎？

鄭：（低垂著頭）我……我沒有忘記。

鄧：（大聲地）你真的沒有忘記？

鄭：我沒忘記，我只是基於同是中國人之誼，和她談幾句話而已。

乙：當心她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要灌輸你反動思想。

徐：我就是怕這一點，所以才向鄧同志報告。

鄧：你做得很對，徐同志。鄭同志，你還有什麼話說？

鄭：（鼓起勇氣地）我承認我跟她講了幾次話，但我絕沒有忘了我是誰；相反地，我還想趁機為

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作點貢獻。

鄧：（感興趣地）哦，你說下去。

鄭：那個女學生——

乙：更正，是國民黨女特務！

鄭：那個女學——女特務，向我問了許多祖國的風土人情，我都一一告訴她——

甲：（尖銳地）你洩漏了國家機密！

鄭：我沒有！我只是描繪祖國山明水秀的風光給她聽，同時暗示她，祖國歡迎她回去。

鄧：嗯，她的反應如何？

鄭：她看起來很感興趣的樣子。

鄧：真的？

鄭：是的，因為她的父親是受國民黨逼迫到台灣去的；她在台灣出生，對祖國十分嚮往。

乙：那你跟你談些什麼？

鄭：她……說了一些台灣的情形，因為我沒去過台灣，聽了也沒感覺，聽過就忘了。

甲：（不滿地）避重就輕，交代不清。

（衆人還要起，被鄧制止）

鄧：我認爲鄭同志交代得還算清楚，請坐。

鄭：謝謝鄧同志。

（鄭坐下，掏出手帕擦額頭。）

鄧：各位同志，鄭同志這個事件給我們一個教訓，就是國民黨特務無所不在，他們假借留學生的身分，向我方滲透，雖然鄭同志不爲所動，但也差一點引起誤會。

徐：鄭同志，我向你道歉。

鄭：不敢，徐同志是爲我好。

甲：我建議，應該給國民黨的學生特務一點顏色看。

乙：對，我也贊成。

鄭：（著急地）這個建議使不得。

乙：爲什麼？看你急成這個樣子，顯然是溫情主義在作祟，一定是受國民黨的女特務影響。

鄭：我沒有。我認爲武鬥的方式在此時此地不適合。

鄧：（點點頭）你的意思是？

鄭：我主張採取文鬥的手段。

鄧：怎樣一個文鬥法，你倒說說看。

鄭：我所謂的文鬥，就是遇著國民黨的學生特務，不要避開他們，反而要笑臉相迎——

甲：（打斷地）這怎麼可以！

乙：對嘛，要我跟敵人擺下笑臉，我辦不到。

（在反對聲中，鄭望著鄧，鄧示意他說下去。）

鄭：我提出我跟那個女學生——不，女特務接觸的經驗：經我幾次說明，已經引起她對祖國的興趣，我相信再多幾次接觸，或許可以策反她。

鄧：（滿意地）妙哉，看不出鄭同志還是個有心人。

鄭：常言說，百無一用是書生，我身受黨和國家的栽培，除了作研究以外，希望能再爲祖國多作一些貢獻。

鄧：（更滿意地）好極了。各位同志聽到鄭同志的話了，在美帝的地盤上跟國民黨的特務展開鬥爭，要是能策反幾個回歸祖國，那功勞可就不小囉。

徐：（嘲諷地）祇怕到時策反不成，自己反倒被策反過去，可就不妙了。

鄧：噢，你說什麼？

鄭：（急忙辯解）徐同志的意思是說，不是每個同志都可參與這個工作，要黨性堅強的才可以。

鄧：唔，那先由你來試試看，鄭同志，你需要多少時間？

鄭：這……這很難說。

鄧：什麼很難說！工作要積極、講效果，不能乾耗下去。

鄭：我會盡力而為。

鄧：我給你六個月時間，策反不成就算了，專心做你的研究。到底做研究才是你的本份；策反不策反並不重要，只要你們給我好好的來，好好的回去祖國就行了，不要給我出紕漏、惹麻煩。

鄭：我一定會為祖國貢獻我的力量。

鄧：好了，今天到此為止，散會。

（鄧率先下，其他人起立整理物品，丙拍拍鄭的肩膀）

丙：老鄭，當心噢，別給國民黨的狐狸精迷走啦！

（衆人哄笑，鄭訕笑著）

鄭：不會的，我的定力還很夠。

（衆人都下，只留下徐和鄭，徐一直盯著鄭，鄭故做不知，整理好就要下；徐叫住他。）

徐：等一下，鄭同志。

鄭：徐同志還有什麼指教？

徐：指教是不敢當……你挺得意是吧？

鄭：沒有，我犯了錯檢討、批判自己，那有得意可言。

徐：哼，不是讓你反敗為勝了嗎？

鄭：那是鄧同志的提拔，讓我有戴罪立功的機會。

徐：（不滿地）鄧現那混蛋，根本不是東西！

鄭：他本來就不是東西。

徐：哦？

鄭：他是人。

徐：（惱怒地）你在戲弄我！

鄭：我那敢？你是高幹子弟，而我只是文革浩劫倖免於難的一個臭老九（註：知識份子）而已。

徐：我不相信你。

鄭：不相信我什麼？

徐：我不相信你會去策反國民黨的特務，相反地，你很有可能被策反。

鄭：你可別再冤枉我，文革期間我被冤枉受苦了十年，好不容易才平反。

徐：跟我說這些有什麼用，我補償不了你！

鄭：我沒有要你或任何人給我補償，我能活著就是最大的補償。

徐：我以後會更加注意你的行動。

鄭：好的，策反有成，功勞也有你一份。

徐：哼，誰稀罕！（徐怒氣沖沖下）

鄭：（嘆息地）年輕人，但願多吸收一些自由的空氣，會改變你的想法。

（幕下）

第一幕

第二場

景：景二

時：同第一場

幕啓：舞台燈光明亮，台灣留學生正在收拾碗筷杯盤，大夥剛吃完自己包的餃子，一邊整理，一邊你一句我一句地聊著。

劉：誰來洗碗呀？

衆：（除劉小梅外，大家都用手指丘振平）他！

丘：（抗議地）爲什麼每次都是我洗碗？

陳：因爲你吃得最多！

（衆皆笑，有人拿一件圍裙給他繫上；另一人把一大疊碗盤捧給他。）

丘：（捧著碗盤）我才吃五十個而已，那算多！

陳：五十個還不多啊？我才吃十五個。

丘：我又不需要保持身材。

劉：別這樣嘛，老丘，你在餐廳打工，洗碗盤經驗豐富。

丘：少糗我了，我是被逼上梁山不得已的；想想在台灣，少爺我可是連廚房都不曾踏進一步。

陳：現在——

丘：現在的我，可以兩手端上四道菜，猶如穿花蝴蝶般在客人與餐桌間穿梭；只要來回走個幾趟，口袋裏就裝滿美金。

劉：只不過都是幾分或幾角的。

丘：唉，積少成多嘛。

陳：再扣掉摔破的，也就所剩無幾了。

丘：嘖，別說，再說下去可就傷感情了。

陳：那你還不趕快進去洗。

丘：是，姑奶奶，小的這就進去。

（丘捧著碗盤由裏面下）

（劉、林、陳笑著在沙發處坐下，其他人在稍裏面也在聊天。）

劉：老丘真可憐，受盡我們欺負。

陳：他活該，誰教他最喜歡耍寶，罰他洗碗還算客氣。

林：（笑）老丘這個人是天才型的，能玩也能讀書不簡單。

陳：得了吧，我看他跟白癡差不多，來美國三、四年了，連最起碼的碩士也沒拿到。

林：他跟我提過，今年應該可以拿到。

陳：真是阿門加阿彌陀佛！

（劉、林都笑；林對劉說）

林：小梅，最近有人常常看見妳在圖書館和一個中年人在一起聊天——

陳：哦，是美國人還是……

林：是中國人，看起來像是——

陳：哇噠，一定是那位多金的華僑看上小梅啦！

劉：才不呢，我來美國是要讀書的，不像妳是來釣金龜婿。

陳：哼，我看得開，能讀就讀，讀不下去就找個人嫁了，免得讀成精神病。

林：人各有志，不能勉強。小梅，那個人究竟是誰？

劉：一個中共留學生。

陳：（驚訝地）小梅，你怎麼敢跟他們來往，我看見他們都避之唯恐不及。

劉：爲什麼？

陳：因爲我看他們一個個表情嚴肅的樣子，活像人家欠他幾百萬似的，好可怕。

林：（失笑地）他們是呆板了一點，但沒有妳說的那麼可怕。

劉：就是嘛，他們也是中國人。

陳：我總覺得他們跟我們好像是不同的種族，要不然怎麼會有這樣大的差別。

劉：什麼差別？

陳：其實，我是有一次聽同班的喬治森談起才感覺到的。他說，同樣是中國人，爲什麼台灣留學生都那麼明朗活潑，笑容經常掛在臉上，而中共留學生面無表情，見了人不理不睬的。

林：這是生活環境不同造成的。

劉：我覺得他們好像是裝出來的。

林：哦，怎麼說？

劉：因爲他們不要別人跟他們多接近，免得惹上麻煩。

林：妳是說，他們被授意這樣做？

劉：是呀，要不然每個人都跟美國人打成一片，幾年留學生活下來，誰還願意回中國大陸。

林：這點我倒沒有想過。

陳：小梅，妳快說那個跟妳認識的中共留學生。

林：妳急什麼急？

陳：我性子本來就急，又好奇小梅怎樣跟他來往。

劉：還不是跟普通交朋友一樣，妳別刻意去渲染，弄得好像神秘兮兮的。

陳：好嘛，小梅妳快說。

劉：我認識的那個大陸留學生叫鄭成雄，是中共交換學生，來我們學校作生物方面的研究。

陳：你們是怎麼認識的？

劉：我有一次去圖書館看書，有一張桌上放了一本書，沒人在看；我就坐在旁邊的位子看我的書。無意中卻瞄見那本書的書名中有TAIWAN的字眼，就拿起來看。

陳：是什麼書？

劉：是一個美國經濟學者寫的有關台灣如何發展經濟策略和其成就的論文，我一時好奇，隨手翻了幾頁。就在這時，有人來了，看見我翻他的書，吃了一驚，我也嚇一跳，因爲我一看他的服式，就知道他是從大陸來的。我從來沒跟「那邊」的人接觸過，心裏還有點怪怪的。

林：（好笑地）有什麼好怪的，我們什麼也不輸他們。

陳：林家偉你別打岔，小楓，快說下去，後來呢？

劉：我們彼此點個頭，我問書是不是他的，他四處張望一下才點頭，然後坐下來。接著我們用國語作自我介紹，就聊起來了。

陳：就這麼簡單？

林：不然，你以為該怎樣？

陳：我以為男女認識，不是曲折離奇就是羅曼蒂克。

劉：（笑罵地）亂講，又不是在演電影。

林：（取笑陳）妳的腦袋瓜真不知在想什麼！

陳：好啦，言歸正傳，一開始你們聊什麼？

劉：先自我介紹呀，姓名、那裏人，讀哪科系……。

陳：然後呢？

劉：我知道他是學生物的以後，便問他為什麼在看台灣經濟的書；他說他要驗證國民政府在台灣的成就是真是假，看外國人寫的報告比較客觀，而且公正。

林：看來他對政府在台灣的狀況並不陌生。

陳：當然啦，在美國任何資料也看得到，只要他想看的話。

林：妳說得倒容易，他卻得小心不要被別人知道，否則扣上個通敵的罪名，少不了被鬥爭一番，甚至送回國。

陳：有這麼嚴重？

林：妳才知道，妳沒看見中共學生出門都是結伴的，幾乎不可能單獨行動，就是為了互相監視。

陳：噢，可是小梅認識的那個人，怎麼可以自己到圖書館看書？

劉：他是公費的研究生，自己找資料作研究的時間比較多。但是時間一到，還是會有人來跟他會合，然後一起回宿舍。

陳：他沒有跟妳灌輸共產主義思想？

劉：沒有，反而是我跟他講三民主義。

林：真的？

劉：（笑）我是說著玩的，我們只談些生活上點點滴滴，比較彼此的異同。
林：這樣也可以說是兩種主義在比較呀！

陳：（笑）真好玩，中華民國公費留學生跟中共公費留學生對上了，一個講三民主義，一個講共產主義，真不知道你們是怎樣溝通的。

林：很簡單，事實勝於雄辯，小梅，圖書館裏也有台灣來的雜誌、畫冊，妳拿給他看，讓他自己去比較。

劉：他早知道不少了，祇是從我口中加以求證，更真實一些。

林：他這樣做不怕出紕漏，萬一看到了……。

劉：有一次我們聊過頭了，他的同伴下課等他不著，就進來找他——

陳：（緊張地）有沒有怎樣？

林：妳別打岔好不好？

劉：他先是有點緊張，可是很快恢復鎮定，本想給我們介紹，但那人一轉身就走了，他只好趕快跟去。

林：怎麼這樣沒風度！

陳：那人長得怎樣？

劉：（打趣地）妳對大陸金龜婿也有興趣啊？

陳：去你的，我只不過習慣性地問一問而已。

劉：那人瘦瘦高高的，二十五歲的年紀，長得還算俊秀，只是太傲了。

林：他是公費生還是自費生？

劉：我後來才知道是自費生。

林：聽說他們的自費生大部份是高幹子弟。

劉：難怪他跩成那樣！

陳：那個鄭什麼，幾歲啊？剛剛林家偉說他是中年人。

劉：四十幾，五十了，頭髮都白了。

陳：奇怪，我看他們的留學生年紀好像都很大了，至少卅幾，甚至更老。

劉：我以前也覺得奇怪，後來問鄭先生，他說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

林：哦，怎麼說？

劉：文革期間紅衛兵有幾百萬人，都是大、中學生，甚至小學生，放著書不讀，到處胡鬧，甚至砍砍殺殺；一鬧十幾年，因此造成教育的中斷，銜接不上，祇好派他們這些說老不老，說年輕又不年輕的人出來留學。

陳：真慘。還好我没生在大陸，否則……

林：否則你就甭想風風光光的出國留學。

陳：你還不是一樣，要是你生長在大陸，現在不曉得被下放到那兒去，那有今天！

林：我們都很幸運。

陳：小梅，怎麼不說了，在想什麼？

劉：我在想，除了感到運氣不錯以外，我們是不是還能進一步做點事？

林：你的意思是——

劉：我覺得我們既然碰上他們，就不應置身事外。

陳：妳越說我越迷糊了。

劉：我覺得我們從台灣來的同學們，對大陸學生沒有一致的認識；大都採取躲避的態度，像陳麗

美這樣；這樣是不對的。

陳：我不曉得該如何跟他們來往，只好躲遠點。

劉：只要用平常心去看他們就可以了。

陳：平常心？

劉：對呀，就像平常妳跟別人認識、交往一樣，別拿異色的眼光看他們就行了。

陳：妳剛剛也說，才碰面時，妳也會覺得怪怪的。

劉：對，我這就是我親身體驗之後，有感而發的。

林：小梅的看法是正確的。

陳：（不情願地）好嘛，我以後再碰到他們，就對他們笑。

林：（打趣地）看了妳傾國傾城的笑容，如果我是他們的話，一定會投奔自由來追妳。

陳：討厭，你最愛糗我。

（三人都笑；在裏面的人起身朝他們走來。）

謝：林家偉又在說笑話了，蜜斯陳笑得牙齒都露出來見人。

陳：哼，你們男生就會欺負我。

林：你們來得正好，有件事要大家溝通一下。

王：什麼事？

林：剛剛小梅談到她和一位大陸留學生接觸的經驗，不知道你們的看法如何？

謝：（聳聳肩）我沒碰過；就當他們是外國人好了，碰面頂多點個頭，還怕他們對我們怎樣？

林：話是不錯，可是這樣太消極了。

劉：我們應該討論一個大家可以接受的方式去面對他們。

王：爲什麼要這麼做？他們跟我們又不相干！

劉：誰說不相干？你這樣說是逃避現實。

王：（不服氣）我才不逃避現實——

劉：還說呢，明明我們都是黑頭髮、黃皮膚的中國人；只不過分居海峽兩岸，有些隔閡罷了。

王：隔閡又不是我們造成的。

劉：但我們總可以盡一份參與彌補的力量吧。

王：我只想做個學生，不過問做學生以外的事。

劉：並不需要刻意去做什麼，只要我們友善地跟他們接觸就好了。

李：這能產生作用嗎，小梅？

劉：我一時也說不上來，我只希望雙方誰也不必怕誰，友好地來往。

謝：問題不在我們，而在他們願不願意。

劉：你總得要試試看才知道吧？

謝：試試，我無所謂，只是要怎樣開始？

林：我曾經跟幾個中共學生一起修過幾堂課；據我觀察，他們的外語能力稍差；而又沒有錄音機之類的輔助工具，所以——

陳：所以我們就從功課方面開始？

林：我們都是學生，只談功課不談政治；但是只要他們跟我們接觸，自然會感受到彼此間的差異，而有「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的情懷。

劉：對，這就是我所謂的參與彌補的力量，也就是一個正面的作用。

謝：我懂了，潛移默化他們。

李：說不定有人會被我們默化而投奔自由。

陳：哇，太棒了！

林：先別說那麼遠……。

劉：不只是功課，日常生活方面也有可以著手的地方；比如說邀他們來我們這裏，除了談功課還可以聊聊天、包包餃子同樂。

王：噢，有問題，他們都是團體行動，我們怎麼進行？

劉：各個擊破嘛！

王：妳說得太輕鬆了！

林：機會還有的，比如說在課堂上、在圖書館裏，他們的上級監視得再緊密，也不可能一天廿四小時緊跟著每一個人。

劉：只要我們誠心誠意去接近他們，他們不會拒絕的，大家都是中國人嘛，鄉親總比洋人多一份親切感。

王：好哇，咱們就這麼辦。

(O. S. 效果：盤子摔破的聲音。)

(衆人先是一驚，繼而會意地笑了。)

謝：(高聲朝裏面喊)老丘，你在幹嘛？

(丘自裏面出來，雙手還沾著泡沫，一臉懊喪。)

陳：(挖苦地)老丘，你以為我們的盤子不必用錢買啊？

李：他是在抗議我們老叫他洗碗。

丘：(委屈地)不要這樣說嘛，我是心裏急，洗得太快了，一不小心就……

陳：你急什麼，又不是在餐廳趕著要下班。

丘：我聽你們聊得起勁，想趕快洗完好來參加！……

王：所以就用摔的？

丘：別冤枉我，是滑掉的。

劉：(笑)別再糗他的，是我們的錯把他冷落在廚房。

林：別急，等一下我會把我們討論的事跟你說一遍。

丘：好，你別食言而肥，我再進去洗。

(轉身欲往裏下)

劉：(站起)我去幫忙。

陳：(也站起)我也去。

丘：(對陳說)別假仙了，小梅去就好。

陳：(氣得坐下)哼，不要算了，小梅，你也不要去。

丘：妳不去就拉倒，幹嘛還拉小梅……

(用手指彈泡沫沾到陳的衣服。)

陳：你——

(陳氣得欲起身追，丘趕緊逃進去。)
(衆人大笑)

(幕落)

第二幕

景：景二

時：距第一幕幾天後的下午

幕啓：台灣留學生在室內各自處理事情，如看書、打字等。

(劉小梅上。)

劉：嗨，大家好，看我帶兩位客人來。

丘：(快樂地)是誰？我最喜歡客人來，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林：好啦，老丘，少掉書袋了，快迎接客人進來。

(鄭、徐兩人上。)

(鄭略顯謙卑地露著微笑，跟所有人點頭致意；徐則淡漠地把視線掃瞄屋中的每一個人和物。)

丘：這種客人我不歡迎。

(丘轉頭走進去。)

劉：(尷尬地)老丘！

林：(走近來，微笑招呼)兩位請裏面坐。

鄭：謝謝。

(劉、林引導鄭、徐入座；其他台灣學生停止手邊的事，或坐或站地靠攏過來。)

(劉小梅去倒了兩杯茶待客。)

鄭：謝謝。

(徐默然，稍微點頭，沒稱謝。)

劉：(向大家介紹)這位就是我會經向大家提起的鄭先生，這位是他的同伴。

鄭：各位好，承劉小姐的好意，冒昧來打擾各位。

林：鄭先生請別客氣，我們都很歡迎兩位來訪。敝姓林，我來介紹一下，這位是陳同學、丘同學、謝同學、王同學、李同學。請多指教。（轉向徐）這位先生請問您貴姓？

徐：徐。

林：噢，原來是徐同志——

徐：（不懷好意地）誰跟你是同志？

林：（愕一下）那是徐先生囉？

徐：隨便你們怎麼稱呼，我無所謂。

劉：（打圓場地）請用茶。

鄭：這茶真香。（鄭禮貌地端起茶來喝，見徐沒動靜，用手肘推他一下，徐不情願地也端起喝了一口。）

劉：這是台灣出產的凍頂烏龍。

（徐正在喝第二口，聽了劉的話，噴了一地。）

林：怎麼了，徐先生？

鄭：這茶太好喝，他喝太快，噎到了。

（鄭和林、劉等人交換一個會心的微笑。）

（徐白了鄭一眼。）

徐：（衝著林問）你是這裡的領導？

林：領導？

鄭：他的意思是說，你是這裏的負責人。

（台灣諸生不由相視而笑。）

林：（笑著）我不是什麼領導，祇是我們幾個之中我比較愛講話而已。

鄭：徐同志一直懷疑你們是國民黨的特務。

（台灣諸生笑得更大聲。）

徐：笑什麼，難道你們不是嗎？

林：我們都是留學生，出國來讀書的，怎麼會是特務呢？特務這個名詞是電影裏才有的。

劉：在台灣時我們並不認識，而是先後到這間大學唸書時才碰面，爲了彼此互相有個照應，才合租這間房子。

徐：我不相信。

鄭：請各位諒解，徐同志是吃共產黨奶水長大的，不瞭解外界的情形。

徐：（冷冷地）你也不比我強到那兒去。

鄭：我癡長你幾歲，對相同的事物有比你更深的看法；而且並不完全聽單方面之詞。

徐：（冷冷地）你的意思是說，你懷疑上級的政策和領導？

（場面一時有點僵，劉小梅趕快打圓場。）

劉：鄭先生是作生物研究的學者，如果沒有懷疑的精神，研究工作就無法進行了。

徐：（不領情地）哼！

林：鄭先生年長我們好多歲，還千里迢迢出國研究學問，這種精神值得我們小輩學習。

鄭：那兒的話，跟你們年輕人比起來，我是既慚愧又羨慕。慚愧的是到現在年紀一大把了還在跟

你們一起作學問，羨慕的是，你們年紀輕輕就能出國留學。

陳：（憨憨地）鄭先生您的頭髮白的好漂亮喲。

鄭：（笑撫著頭髮）是嗎？我的頭髮比我的思想還要「前進」，我今年還不到五十，頭髮都已經

白了好幾年了。

林：大概是您太專心研究學問的關係。

鄭：（搖頭）不是，是當年下放在邊區時熬白的。不過比起伍子胥過昭關一夜白頭還差遠呢。（

笑）

劉：鄭先生當年一定吃了不少苦，現在總算熬出頭了。

鄭：不，談不上熬出頭，說不定新的運動一來——

徐：（假咳一聲，示意鄭不要說下去）咳——

林：徐先生是不是喉嚨不舒服，喝口茶會好一點。

徐：（搖頭拒絕）你們的成份想必都很好，才能出國留學。

陳：什麼成份？又不是在合成什麼化學物品，講成份幹嘛？

劉：（笑著說）他是說我們的家庭背景都不錯，才能出國留學。

陳：出國留學跟家庭背景有什麼關係呢？我不懂。

林：在台灣是沒多大關係，只要你通過托福、留學考，自己有錢或申請到獎學金，就可出來。在

他們那兒大概沒這麼簡單吧！

陳：要怎樣才能出國呢？在他們那兒？

鄭：這……

徐：當然是要成份好的才有機會。

陳：像我家這種成份可不可以出來？

徐：你家是？

陳：我爸爸是貿易公司董事長。

徐：（低聲問鄭）什麼是貿易公司董事長？

鄭：做外國生意的大商行老闆。

徐：嗯，我明白，你是剝削窮人的資本主義者，當然不准出國。

陳：我的媽喲！

林：我家有幾分地，是個小地主，當然也不准。

陳：看來我們這邊是沒有人合格了。

劉：我爸爸是工人。

徐：那你可以。

劉：可是他現在自己開了一間小鐵工廠，當老闆了。

徐：那不行！

（大家都笑了。）

（徐突然起立，嚴肅地面對大家。）

徐：各位台灣鄉親，祖國熱烈的歡迎你們回去看看，更歡迎你們投入全國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行列——

（林也站起來，高聲說。）

林：親愛的大陸同胞，台灣同胞歡迎你們回國參加反共復國的建設行列，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而努力。

（徐仍待高呼，見台灣學生人多勢衆，怯而叫鄭起來助陣。）

（鄭尷尬萬分，起身，把徐拉到一旁，小聲說話。）

徐：鄭同志，你忘了你的任務嗎？

鄭：我沒忘，我們不正在進行嗎？

徐：我看你喝了他們的茶，就什麼都忘了。

鄭：你太性急，像你這樣毛毛躁躁，什麼事辦得好？

徐：少在我面前倚老賣老！

鄭：我是勸你凡事穩重一點，這種事要從長計議，慢慢進行，你看鄧同志還給了我半年的時間，你卻想一次就把它辦好。

徐：我看不慣你慢吞吞的作風。

鄭：這件事還是你給我惹來的麻煩。

徐：怎麼說？

鄭：要不是你那天在檢討會上提出來，鄧同志也不會派我這個任務。

徐：（氣得無話可說）你——

鄭：好了，咱們別在別人面前鬧窩裏反，人家看了笑話。

徐：我看你根本就存心在這裏耗下去。

鄭：隨你怎麼說，我自有我的打算。

徐：你不要被國民黨特務的溫情主義腐蝕你的鬥志！

鄭：哦，你已經感覺到他們的溫情了嗎？你的反應倒滿快的。

徐：你少說風涼話，小心我把你的一言一行都提出來檢討。

鄭：你不要妨礙我的工作情緒——

徐：你是在藉機會跟他們接近，打著革命的旗子做反動的事！

鄭：我在執行鄧同志的指示，你來不來？

（回到原位；徐也只好跟來。）

鄭：對不起，我們溝通一下意見……

劉：沒關係，請坐。（劉、鄭坐下）

林：（向徐）對不起，我剛才太激動……

（林伸手欲和徐握，徐不理睬，逕自坐下。）

（林楞住，丘卻過來和林握手；林聳聳肩作了個無奈的表情後坐下。）

劉：徐先生是第一次出國吧？

徐：（不情願地）嗯。

劉：對美國的看法如何？

徐：沒有祖國好。

劉：噢。

(徐以手肘碰碰鄭，示意他講話。)
鄭：也不比祖國差。

徐：(生氣地)你怎麼講這種話？

鄭：人家劉小姐要聽的是實話，不是要聽我們開會時的「官話」。

徐：(不理鄭，大聲說)歡迎台灣同胞回歸祖國！

丘：(也大聲地)歡迎大陸同胞投奔自由，回到台灣！

徐：你們——

劉：徐先生，說句不客氣的話，你太矯情，太做作了。

徐：(不悅地)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劉：回歸這種事豈是喊喊口號就能解決！我今天邀請你們來，是要聯繫彼此的情誼，排解在異鄉求學的寂寞，請你不要把它看得太過嚴肅，放鬆你的心情。

徐：(愕然)我……

鄭：劉小姐說得對，徐同志，何不放鬆你的心情，喝凍頂烏龍茶，談些輕鬆的話題。

徐：(惱羞成怒地)我要走了，你走不走？

(鄭還不想走，徐一下站起；鄭無奈地攤攤手，站起來。)

劉：(也站起來)真抱歉，沒有好好招待你們，反而讓徐先生惹了一肚子氣。

鄭：那兒的話，謝謝你邀請我們來，劉小姐。

林：希望你們以後再來，尤其是徐先生。

徐：(沒好氣地)還是少來，你們休想藉機破壞我們對黨和祖國的忠誠！

林：徐同志，你對你的黨和祖國到底瞭解多少，又願意貢獻多少？

徐：這……

林：歡迎你們常來，我們可以互相溝通。

徐：(有點訝異)你們還歡迎我來？

林：當然，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接觸，彼此都還有點不習慣，以後多來往就會好的。

徐：以後再見面，我仍然要請你們回歸祖國。

劉：我們也要請你們回台灣！

徐：好，那看誰能說服誰！

(到門口時，陳突然想起什麼，拉住林講了幾句話，林點點頭，陳趕緊往裏面進去。)

林：請兩位稍候一下，我們有一個小禮物要送給兩位。

（徐本來不願留，見林語意十分誠懇，只好勉為其難地等待。）

鄭：再一次謝謝你邀請我們來，劉小姐。

劉：希望你們以後常來，課餘話家常，也是人情之常，不會冒犯你們的忌諱吧？

鄭：（望著徐）我是不會，但有的人會。

徐：哼，你別忘了你的責任，否則有你受的。

（陳自裏面出來，手裏拿著一台手提錄音機，有八、九成新。她把它拿給林。）

林：我們身在國外求學，聽的都是外國語言，教授講課有時難免聽不懂，有這台錄音機，多少可以幫忙一些。我們初次相見，就以這個小禮物當見面禮，希望你們能收下。

鄭：（感動地）謝謝你們的好意……

（鄭看著徐，猶疑不知是否接受。徐也不置可否。）

陳：因為事出突然，來不及去買新的，不過，這台也才買不久，禮輕情意重。

劉：大家都是中國人，互相幫忙是應該的。要不然就算是借你們的，等你們不需要時再還我們。

陳：快拿去吧。（陳自林手中拿下錄音機，硬塞給徐。）婆婆媽媽不像個男子漢！

（徐拿她沒辦法，接過錄音機，卻又放回座位上。）

（陳正要再拿起錄音機，卻突然一陣嘈雜，一羣人自外面衝進來。）

（鄧及中共留學生上，甲、乙等人手中還持有木棍。）

（丘趁亂跑到裏面去了。）

林：你們是什麼人，要幹什麼？

徐：（驚訝地）鄧同志，你們？

鄭：（揮舞木棍做勢）徐同志、鄧同志，別怕，我們來救你們了。

甲：（鄭怕傷人，趕緊挺身阻止。）

（鄭怕傷人，趕緊挺身阻止。）

鄭：別衝動，我們沒怎樣。

鄧：你們都還好吧？

徐：我們沒怎樣，鄧同志，你怎麼知道我們在這裏？

甲：是我看到的，我怕你們遭到國民黨的毒手，趕緊通知鄧同志帶人來救你們。

林：胡說八道，我們是好意邀他們兩位來坐坐，怎會對他們下毒手呢？

甲：你是什麼人？

林：我是這房子的主人，你又是什麼人？

（甲待要說，被鄧阻止。）

鄧：這位想必是國民黨的領導同志？

林：（義正詞嚴地）對不起，敝姓林，和我們同學一樣，都是從台灣來的留學生，我不懂你所謂的國民黨領導同志是什麼意思。

鄧：哈哈，懂也好，不懂也好，反正大家心裏有數。

林：你大概是什麼政委或書記之類的大人物吧？

林：你大概是什麼政委或書記之類的大人物吧？

鄧：不，不，我不是什麼政委、書記，我只是輔導，輔導他們學生，你們可以叫我鄧先生。

林：先生這個稱呼，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名稱，你用了不怕受腐蝕嗎？

鄧：不會、不會，入境隨俗嘛。

劉：請問鄧先生，你這個輔導是做那方面的工作？

鄧：這……這個嘛，比如學生們水土不服、課業不順，我都有責任照顧他們。

劉：也照顧他們當打手？

（劉指著拿棍子的諸人。）

鄧：（怒斥）你們這些丟人現眼的東西還不把東西收起來！

（持木棍等人，不曉得把手中的東西放那兒才好，左擺右擺，只好藏在身後。）

鄧：（掩飾地）真不好意思，來，抽根菸。

（鄧自口袋中掏出洋菸來請林等人。）

林：謝謝，我們不抽菸。

鄧：都不抽菸？是抽不起吧，國民黨對待你們太苛了。

（林等哭笑不得。）

（鄧逕自燃了一根煙，鄧轉向他的黨徒。）

鄧：各位同志，看吧！台灣同胞受苦受難的最好證明——連香菸都抽不起！

謝：誰說我們抽不起，我們是不想得肺癌！

鄧：嘿！什麼肺癌不肺癌，（向空中吐了口煙圈）那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我們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沒有這種毛病！

林：對，癌症是文明病，只有在文明的地方才會發生。

鄧：就是說嘛——咦，你在取笑我？

林：不敢，我只是據實以告。

劉：而且文明人是不拿棍子擅自闖入人家家裏的。

鄧：呵，你們是得理不饒人喲！

陳：對，你們要做文明人的話，請講理。請你們出去，放下棍子，排好隊，敲敲門徵求主人的同意才進來。

鄧：進個門都這麼麻煩的話，那我寧可不作文明人！

陳：瞧，狐狸尾巴露出來了。

鄧：哼，算妳嘴巴厲害，我不想跟妳們耍嘴皮子。

（鄧環顧室內諸生。）

鄧：（清清嗓子後）各位台灣同胞，祖國需要你們！

陳：（厭煩地）老天，又來了！

劉：（心生一計地）鄧先生，我們很願意回去祖國參加建設——

陳：（大驚）小梅，你瘋了？

劉：我沒有瘋，大陸的錦繡河山我從小讀書時就已經嚮往。

鄧：（大喜）對，祖國壯麗的河山，是舉世無匹的。

劉：不過，我聽說文化大革命時破壞了不少古物、古蹟。

鄧：沒有這回事，那是有人故意散播謠言中傷祖國的。

劉：是嗎，那麼破四舊又是怎麼回事？

（劉指著共黨諸生。）

劉：你們當中一定有人當過紅衛兵，沒當過也看過，說說看毀了多少古物！

（共黨諸生面面相覷不敢言語。）

鄧：（強辯地）破壞一些是難免的，有建設就要有破壞！現在祖國正在進行「四個現代化」——

丙：鄧同志，他們大概不知道「四個現代化」是什麼？

鄧：快，說給他們聽聽，讓他們知道祖國正在進步的情形。

丙：是。四個現代化是公社土地被「分化」、企業資產被「私化」、幹部「腐化」、物價「惡化」！

鄧：（氣極敗壞地）你，你在胡說什麼！

丙：這是上次開檢討會時，我在內部參考文件上讀到的。

（鄧走過去，甩了丙一耳光。）

鄧：狗屎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陳：狗咬狗！

（鄧怒視陳，陳嚇了吐吐舌頭。）

劉：雖然如此，我還是願意回去，不過有個條件。

鄧：（大喜過望）什麼條件，妳快說。

劉：我喜歡種花，我要帶幾萬粒梅花種子回去種在大陸各處。

鄧：種梅花？什麼花不好種，偏偏要種梅花。

（中共生中有一人走過來，在鄧耳邊說了幾句話。）

（鄧一聽臉色都變了，不過很快恢復。）

鄧：嘿，想不到妳擺了我一道。

林：我們也歡迎鄧同志投奔自由到台灣。

鄧：（不屑地）呸，我去台灣幹嘛，吃香蕉皮啊！

劉：不，我們在台灣吃的是香噴噴的白米飯，香蕉皮是給——

鄧：給誰吃？

劉：豬！

甲：（大喝）你敢侮辱鄧同志，當心我揍妳！

（持木棍恐嚇。）

劉：你敢！

（雙眼圓睜瞪他，毫不懼怕。）

鄧：（阻止甲）別鬧事！

（甲退下）

鄧：（對劉）看不出你一個姑娘家，還挺會損人的。

劉：謝謝您的誇獎。

鄧：哼，台灣我是會去的，不過，要等解放以後。

林：你等不到那一天的。

鄧：咱們等著瞧。

（對他的黨徒。）

鄧：我們走。

林：慢著。

（中共諸生以爲林還要挑，忙持木棍做出警戒的樣子。）

鄧：還有什麼事？

（林拿起錄音機）

林：這是我們一點小小的見面禮，請收下。

鄧：這個……。

陳：裏面還有一卷錄音帶，是鄧麗君的。

（林把錄音機的按鍵按下去，播出鄧麗君的歌聲。）

鄧：（露出貪心地笑）嘿，還不錯。

（鄧伸手接過錄音機，左右看了又看。）

陳：放心，沒有放定時炸彈。

鄧：好，謝啦，咱們走。

徐：鄧同志——

鄧：什麼事回去再說。

徐：我必須現在說。

鄧：好吧，快說！

徐：拿他們的東西，有些不妥吧？

鄧：這——這話怎麼說？

徐：有損我們的顏面。

鄧：胡扯，這是台灣同胞向祖國同胞表示的心意，雖然禮輕，但情意重；我們不收，人家才會傷心呢。

（徐一時無話可對，楞在當場。）

鄧：咱們走。

（鄧一行人下）

陳：看這個姓鄧的樣子，錄音機恐怕會被他獨吞。

(林、劉、陳等各自就座。)

林：算了，不必去跟他計較。小梅，沒想到你刮了他們一頓。

劉：我也是氣他們滿口胡言，臨時急中智生，趁機數落他。

陳：看他那付德性，我真想狠狠揍他們兩下子。

(正說著，丘帶著一根棍子，急急從裏面出來。)

丘：咦，人都跑那裏去了，來呀，有種的出來打一場，看誰厲害！

陳：你幹嘛，老丘？

丘：我打人啊！剛剛不是有一羣中共的打手進來嗎？我看苗頭不對，趕緊出去找棍子……

劉：找棍子找那麼久，真打起來了你也救不了急。

丘：嘿，你們知道，我一緊張動作就慢了，尿也來了，肚子也痛了。

林：好啦，老丘，少在那邊裝腔作勢了，真要打起來，你早就不知躲到那兒去了。

丘：好了，你少漏我氣。

(放下棍子，他也坐下休息。)

陳：(憂心地)林家偉，你看那些中共學生會不會對我們採取暴力行動。

林：我想不至於。

劉：暴力是不會的，統戰伎倆倒是難免。

陳：那怎麼辦？我們要不要搬家？

丘：那怎麼可以，這樣豈不是表示我們怕他們。

林：對，前幾天我們不是才講好，應該正面跟他們接觸，而不是躲避。

劉：麗美，妳怕什麼，他們看到我們只有羨慕的份，他們統戰過來，我們就反統戰過去，不就得了。

陳：我可沒你們那樣會說話，而且對政治的理論，我一點也不懂。

林：其實，妳本身就是最好的反統戰武器。

陳：我？林家偉，你又在取笑我！

林：妳同意嗎，小梅。

劉：我也不懂你的意思？

丘：我也不懂。

林：我的意思是，若非在台灣過得很好，那裏培養得出像陳麗美這樣又漂亮、又時髦、又健美的

青春偶像！

丘：（鼓掌叫好）有道理！

陳：我不要，死林家偉又在尋我開心。

（她捶了林家偉幾下）

劉：林家偉的鬼點子最多。

丘：哈，我想起來了。

陳：又怎麼啦，老丘？

丘：我也想到一個點子了。

劉：什麼點子？

丘：你們等著瞧。

（丘跑向裏面）

陳：他又在耍什麼花樣？

林：（聳聳肩）誰知道。

（丘自裏面出來，手中拿著一面小國旗。）

丘：你們看。

劉：你那來那面國旗？

丘：去年國慶遊行時留下的。

陳：現在離國慶還早呢？

丘：我要把它插在門口，那些兔鬼子看了一定不敢接近。而且，他們上課要經過我們這裏，刺刺

他們的眼睛。

林：咦，這個主意還不錯。

陳：有效嗎？

丘：人家是照妖鏡，我們這是照妖旗，旗正飄飄，包管他們退避。

（丘把國旗舉在空中揮舞。）

（幕落）

第三幕

景：景二門前人行道

時：距第二幕後幾天

幕啓：台灣留學生住處前人行道上插了一根竿子，竿上綁了第二幕時丘拿的那面小國旗。

（鄭上，在國旗前佇立良久，臉上露出欣喜的表情；稍後，他左右張望見四下無人，迅速把國旗揣下，藏入懷中，然後欲離去。）

（徐隨後上。）

徐：站住！

鄭：（緩緩轉身，強作鎮定）徐同志，你來了。

徐：你想跑那兒去。

鄭：除了回宿舍，還能到那兒？

徐：哼，我問你，你在這兒逗留，究竟在打什麼主意？

（鄭未及答，徐突然注意到空空的旗竿。）

徐：噢，這裏本來不是掛著一面國民黨的旗子……喔，我明白了，拿來！

鄭：什麼？

徐：別裝傻，快拿出來！

鄭：我不懂你在說什麼。

徐：你真是非讓我揭你的底不可嗎？我剛剛只不過在路上耽擱一下，你就不能等，一定要先走；

我還以為你是急著上廁所或幹嘛的，現在才知道你是來偷旗子。

鄭：（強掙笑容）徐同志，你編故事的本事挺高明的。

徐：我不是在編故事，你讓我搜一搜身便知道。

鄭：你有這個權力。

徐：好，你跟我回去見鄧同志，讓他搜；搜出來後，只怕你會吃不消。

鄭：（急狀）你幹嘛老是死纏著我，糾我的辮子不放！

徐：（冷笑）別忘了這是我的任務，也是你的任務；我們兩人一組同進同出，互相「照顧」，免得有違反社會主義的思想或行為發生。

（鄭氣得渾身發抖，卻又無奈他何。）

徐：怎麼樣？你是要現在交出來，還要要自己交給鄧同志？

鄭：（忿忿地）有區別嗎？

徐：當然有，你自己交給鄧同志，恐怕馬上就會被送返祖國去改造；交給我……

鄭：你要怎樣？

徐：（吊胃口地）——我還沒決定。

鄭：你想要挾我？

徐：別把我看成是那麼惡劣的壞份子好不好？

鄭：不然，你想怎樣？

徐：我問你，你爲什麼要拿那面旗子？

鄭：這……

徐：要是你能說出讓我信服的理由，我或許不向上級報告。

鄭：（遲疑地）我……我有搜集小東西的嗜好，我知道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不良的習慣，但是我——

徐：我看不是吧，你是想用它來向國民黨特務表態。

鄭：（被識破地驚駭）你胡說！

徐：哼，我看得出來，文革十年的勞改，並沒有改變你的反動意識，甚至還加強你的決心。

鄭：你……

徐：我想不通，祖國派你出來研究，正是要重用你，你的前途一片光明，爲什麼你不把握機會？

鄭：（恨恨地）把握機會？哼，你敢保證，黨現行的政策永遠不會再改變？

徐：（無言以對）這——至少短期內不會改吧。

鄭：短期是多久？三年、五年，還是十年，以後呢？

徐：算十年吧，十年以後再看著辦。

鄭：我已經是快五十歲的人了，能再有多少十年？

徐：所以我說要把握機會，爲祖國貢獻呀！

鄭：哼，獲罪都來不及了，還談什麼貢獻！

徐：別這麼消極好不好？

鄭：我可以給你打包票，當權派一倒，新的領導班子有新的政策，新的整風下來，我們這批人可

就要倒楣了。

徐：（不以爲然地）不會吧。

鄭：我見多了，每次一有「運動」，放過洋留過學的人總是第一個挨整的，因爲他的思想「必然

「受到資本主義的污染。而且，他的位子愈高，整得愈慘。

徐：（不解地）照你這樣說，祖國還派我們出來幹嘛？

鄭：祖國是想重用我們沒錯，但往往不能堅持立場。搞政治運動時，扣上被資本主義思想腐蝕的帽子，誰也受不了。從五六年的大鳴大放，到六年的文革，那一次不是這樣。

徐：（強辯地）這是以前的錯誤，以後不會再犯了。

鄭：誰敢保證呢？

徐：鄭同志，你對黨和祖國太沒信心了！

鄭：這能怪我嗎？你聽聽我的遭遇——我自大學畢業後，就一直在作研究工作；文革時，我父親因為曾經在國民黨政府教過書，被戴上「歷史反革命」的帽子，抄家、批鬥幾次，然後送到「五七幹校」勞動，折磨至死。我也被下放到四川、甘肅邊界山區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足足有十年之久。若非我挺得住，早就埋屍他鄉了。

（徐沈思不語。）

鄭：我受夠了，我不想再被下放、勞改，或者在以後新整風的浪潮裏，載沈載浮。

徐：不會了，黨正是藉這個機會補償你，派你出國研究。

鄭：哼，這個機會是我自己掙來的。

徐：哦，你走「後門」？

鄭：要是我會走后門，也不會被整得那麼慘。

徐：那你的意思是……

鄭：當年同樣下放到邊區，別人儘可能帶吃的、穿的，我帶的是書。別人哀聲嘆氣，我埋頭看書。別人要家裏想法子寄物品來用或吃，我要家人寄書來。

徐：所以你沒荒廢你的研究……

鄭：不但沒荒廢，而且還有論文發表，所以才能出國。這不等於是我自己的努力掙來的嗎？

徐：（點點頭）這一點我佩服你。

鄭：現在我只希望能專心作研究。

徐：這裏不是很理想嗎？

鄭：不理想，兩年時間一到，我還是要回國去。

徐：（咄咄逼人）難道你不想回祖國去？

（鄭警覺，趕緊轉口風。）

鄭：當然要回去，只是希望能延長時間，把研究作得更透澈，兩年的時間太短了。

徐：你說這裏不理想，什麼地方才是你認爲理想的？

鄭：我不知道。

徐：你不敢跟我講，怕我向上級檢舉？

鄭：（苦笑）歷經多少次運動和整風，我學乖了，不再相信信任任何人。

徐：即使是你的愛人和女兒。

鄭：（點頭）即使是她們。

徐：（逼視鄭）你理想的地方是台灣嗎？

鄭：（急忙推托）這話是你說的，我可沒說。

徐：這裏只有我們兩個，你怕什麼？

鄭：（左右張望）隔牆有耳，既使你是高幹的兒子，也不能不防著點。

徐：台灣真的這麼好嗎？

鄭：連上級領導都說要「經濟學台灣」了，就是最好證明。

徐：這又能證明什麼？

鄭：這證明我們的社會主義不好！

徐：就憑這點你就想往台灣跑？

鄭：（臉色大變）我沒這意思。

徐：別跟我打哈哈了，我注意你好久，早就看透你的心。

鄭：（無奈地）好吧，隨你去說。

徐：如果你真要跑，捨得你的愛人和女兒？

鄭：她們會諒解我的。

徐：我實在搞不懂——

鄭：你當然不懂，你是高幹子弟，生活一直很優渥，你不曉得一般人民是如何在整風中死去活來，戰戰兢兢，誰也不敢信任誰；即連領導班子也在鉤心鬥角，今天我整我，明天我整你……

徐：（點頭同意）我父親也挨整過，下鄉「學習」好幾年，幸好現在平反了。

鄭：若非如此，你也不能有今天；但也別太高興，說不定今天的處境，正是你日後得罪的張本。

徐：（喃喃自語）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鄭：正是這個道理。

徐：（語氣緩和地）你現在有何打算？

鄭：（略顯黯然）你看著辦吧，反正我豁出去了。

徐：（安慰地）放心，我不會打你的小報告。

鄭：（半信半疑地）你？

徐：你一直以爲我這個吃共產黨奶水長大的人，是個死硬派，是不是？

鄭：我是這樣認爲。

徐：（苦笑）我以前的確是，直到出國以後，才漸漸覺得疑惑。

鄭：哦，疑惑什麼？

徐：我看到美帝社會的情形比起祖國的狀況的確進步很多。我不禁懷疑，社會主義制度既然優越，爲什麼生產、生活水平不及資本主義國家？

鄭：這是每個從祖國出來讀書的人都有的懷疑。

徐：我會慢慢找出答案。

鄭：（脫口而出）我不能再等了。

徐：你真有離開祖國的打算？

（鄭頓時知道失言，驚愕無語。）

徐：（苦笑）你還是不敢相信我。

鄭：（凝視徐）我就相信你一次。我這次出來，已經下定決心不回去。

徐：你有成功的把握嗎？

鄭（嚴肅地）我走這條路，好像跳下我家鄉那口深不可測的古井一般；不論是否能獲救，都要試一試。且盼「通」一聲，能引起更多的迴響。

徐：萬一不成功……

鄭：寧爲自由鬼，不爲奴隸人！

徐：（深受感動）我遺憾不能助你一臂之力。

鄭：只要你保持緘默，就是幫助我了。

（Q.S. 劉、陳二女邊走邊聊的聲音傳來，祇聞聲音，但不清楚內容。

徐：有人來了，你快走吧。

鄭：你不走？

徐：我想多呆一會，你走吧。

鄭：好，我先走。

（鄭從舞台左方下；劉、陳二女捧著書本從右方上。）

（徐未料是她們，想躲也躲不及，只好硬著頭皮站在那兒，裝做好像在等人似的。）

劉：噢，那不是姓徐的中共留學生，那天跟鄭先生一起到我們這裏的？

陳：我們快進去，裝著沒看見。

劉：怎麼可以這樣沒禮貌，怕什麼怕，我來跟他打招呼。

陳：唉呀，你真是的。

劉：嗨，徐先生。

陳：（不情願地）哈囉。

徐：（有點慌張失措）這個——

陳：什麼這個那個的，毛××沒有教你們怎樣跟人打招呼啊？

劉：麗美！

陳：是不是這樣——同志。

（學德國納粹式敬禮：雙腳併攏，右手斜舉45度。）

徐：（窘狀）不……不是。

劉：麗美，別胡鬧了——徐先生，要不要進來坐坐？

徐：不用，謝謝。

陳：（挖苦地）我們裏面並沒有豺狼虎豹，你怕什麼？

徐：我怕的倒不是那些。

陳：那你怕什麼？

徐：我還是不說的好。

劉：怕被扣上一頂跟國民黨特務勾搭的帽子？

徐：（尷尬地）可以這麼說。

陳：那你還來！是不是還要再來辯論一場？

徐：不是，我正好經過這裏，又正好碰到你們，趁機有個疑問想問妳們……。

劉：有什麼問題請說，我們樂於回答。

徐：嗯，你跟鄭同志碰面都講些什麼？

陳：原來你是來刺探情報的。

劉：我跟鄭先生聊的都是些家常，比如彼此的家庭、學業狀況，還有「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大部份時間都是我在問他大陸的情形。

徐：他可曾向你透露他的計劃？

劉：計劃？你是說……

陳：小梅，妳不要說了，當心他是在捉鄭先生的把柄，好回去邀功。

劉：不會吧，我相信徐先生不是那種人。

徐：謝謝妳，這是我個人所接受的最好的恭維。

陳：（著急地）小梅，妳還是保留一點的好，免得害了鄭先生。

劉：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他要害鄭先生的話，不用來找我們。

陳：小梅，我還是覺得——

劉：（不理陳）計劃是沒有，畢竟我們才認識沒多久；不過我從他的談話中，感覺到他對前途十分悲觀。

徐：前途？

劉：無論是他個人的，或是中國——他的意思是中國大陸。

徐：他太悲觀了。

劉：說實在的，我看你們都是如此。

徐：我除外。

劉：是嗎？中共學生的表現並不積極，上課時默默的來，下課時又默默的回去，好像上課只是爲了應付上級。

陳：上課上到這樣，一點樂趣也沒有。

徐：（疑惑地）不然該怎樣？

劉：我先問你，你來留學最大的目的是什麼？

徐：學得新學問、新技術，回去貢獻黨和祖國。

陳：別唱高調了，難道你一點都不爲自己打算？

徐：（茫然）打算什麼？

陳：比如說，爲自己開創一番事業，賺大錢、住別墅，討個漂亮的老婆。

劉：（好笑地）麗美，別忘了他從那裏來，他的一切都不屬於他自己。

徐：（點點頭）我的一切都要貢獻給黨和祖國。

陳：老天，你就沒有一點個人的享受嗎？

徐：不談這個，我問妳，妳們學習期滿，要不要回台灣？

劉：當然要。

陳：我……不一定。

徐：（問陳）妳不回去，不怕家裏的人被迫害？

陳：才不會，多的是留學生在這裏成家立業。

徐：（問劉）既然可以不回去，妳爲什麼要回去？

劉：因爲這裏不是我的家——

陳：小梅，我跟你說多少次了，妳也可以留下來在這裏找事做，只要把公費還清，不就得了。

劉：我不習慣，這裏舉目所見都是洋人，我不自在。而且美國人歧視有色人種，在他們手下做事，不是滋味。

陳：不做事就找個老公嫁呀！

劉：嗟，我才不要呢。

陳：小梅——

劉：別說了，徐先生會笑我們的。

陳：哼，他笑得出來？他們能像我們這樣自由選擇，想來就來，想走就走嗎？

徐：（點頭）學習期滿，我們一定要回去，因爲祖國需要我們去建設。

陳：少來這一套，因爲你們不得不回去，你才這樣說。我們留在這裏，並非就從此忘記自己從那裏來，一旦有需要，我們一樣可以回去效命。

劉：（笑）好了，你們兩個，別爭了；其實，這就是我們之間最大的不同，我們可以有選擇發展自我的機會，而你們沒有。

徐：（有所悟地）這大概就是他不去的原因之一……

劉：你在說誰不回去？

徐：對不起，我想到別地方去了。

劉：（暗示地）其實你也不一定非回去不可……

徐：（苦笑）我並非孑然一身，家裏還有父母及弟妹，如果我不回去，會連累他們的。

劉：（同情地）要有相當的決心，才能突破這層顧慮。

徐：對我來說，不容易做到。

陳：要是你是一個人，無後顧之憂的話，你會不會不回去？

徐：要是這樣的話，就不會被派出來留學。

劉：原來，你們家裏的人好像是人質一般！

徐：（不好意思地）可以這麼說。

陳：我還是要問，假設一時疏忽你得以出來的話，你會不會回去？

徐：這個……

劉：麗美，妳不要為難人家。

陳：我就是要問嘛，你快說。

徐：這個嘛……（笑）這是個不好回答的問題。

陳：廢話少說，快回答。

徐：（看劉，劉也一付感興趣的樣子）嗯……也許。

陳：也許？你說明白一點。

徐：也許會，也許不會。

陳：（跺腳）這不等於沒有回答嗎？你們共產黨就是不喜歡說真話！

劉：麗美，怎麼這樣說話。

徐：（笑笑）沒關係。

（陳在這時發現國旗不見了，叫起來。）

陳：小梅，妳看，國旗不見了。

劉：早上出門不是還在嗎？

陳：一定是被人偷走的……會不會是……

（陳把視線盯在徐身上。）

劉：別亂說！

徐：不是我！要不要搜身？

陳：呸，別以為我不敢。

劉：算了，麗美，也許是有人看了喜歡拿去了。

徐：也許是有人別有用途，借用了；而又不方便跟你們講。

陳：聽你的口氣，好像你知道是誰拿去的。

徐：我隨便說說，逗你的。

陳：（嗔）你！

劉：不管是誰拿的，希望他不要污蔑那面旗子代表的尊嚴。

徐：我知道不會。

劉：我相信你。

徐：（笑）這是你今天第二次相信我；妳那麼容易相信人，不怕會給妳惹麻煩嗎？

劉：不會。你們那兒，太相信人就會惹上麻煩嗎？

徐：（楞一下）也許。

劉：這是今天你第二次說也許。

（劉、徐相視而笑，陳像發現什麼似地對徐說。）

陳：喂，你笑起來蠻好看的呢。

徐：是嗎？（下意識地撫著臉龐）

陳：是呀，不信你問小梅。

劉：當然，每個人笑的時候都比較好看。

陳：誰說的，我覺得我笑起來就不好看。

徐：可是妳還是常常在笑。

陳：因為沒有事讓我不笑啊！

（三人相視而笑，稍後陳又對徐說。）

陳：你笑起來的確好看，希望你以後要常常笑，別老是繃著臉。

徐：（撫臉）我常常繃著臉嗎？我也不知道爲什麼？

陳：下次碰面我帶一面小鏡子給你，讓你經常照鏡子笑，習慣以後就會笑口常開，才不會給人有一種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感覺。

徐：（感動地）謝謝妳，我以後會多注意。喔，我該走了。

劉：對了，星期六有沒有空？

徐：有事？

劉：我們台灣同學有個聚會，請你也來參加。

陳：對，人多才熱鬧。

徐：什麼性質的聚會？

陳：放心，不談政治。

劉：同樂性質的，平常大家上課都各忙各的，定期聚聚聯絡感情。來吧，我可以介紹很多同學跟你認識。

徐：我……

陳：別猶豫了，算你一份就是。

劉：可能的話，多帶幾個人來。

徐：我要考慮看看。

劉：是不是要請示鄧同志？

徐：不一定，我會儘可能來。

陳：說到鄧同志，我想起來了，那台錄音機是不是他拿去用？

徐：是的，他喜歡聽小鄧的歌。

陳：哼，我就知道，真可惡！

劉：以後我們想辦法再買一台送給你們。

徐：（感動地）妳們爲什麼要對我們這麼好？

劉：還是那句話，我們都是中國人，自己不幫自己人，幫誰？

徐：我很慚愧，一開始和你們接觸時，就把自己隱藏在虛假的面具之後。

劉：這不是你的錯。

陳：要知道，美國國土那麼大，中國人口那麼多，偏偏就讓我們在這間美國大學裏碰到了，真是緣份！

徐：（點點頭）我會珍惜這份緣份的，我必須走了，再見。

劉：再見，週六一定要來。

陳：bye。

（徐從舞台左方下）

陳：我看這個人還不壞。

劉：咦，剛剛你還對他存有成見，怕他對鄭先生不利。

陳：我原先以爲他是在套你的話，好對鄭先生不利，誰知道講到後來，全不是那一回事。

劉：在我的感覺上，他對鄭先生似乎有某種程度的關懷，只是沒有明確地表示出來。

（林、丘二人從舞台右方上）

林：小梅、麗美。

丘：hello, girls。

劉：嗨。

陳：你們來遲一步，那個姓徐的剛剛離開。

林：那個中共學生？

陳：對呀。

丘：他來幹嘛，我正想找他打架，出出怨氣。

陳：你少神經，人家他跟我和小梅聊得挺好的。

林：哦，你們聊些什麼？

陳：沒有哇，就像朋友見面聊聊而已。

丘：哼，說得倒輕鬆，我看，他一定是來替你們洗腦的，而且效果還不錯咧！

陳：你胡說些什麼，老丘！

林：放心，別人我不知道，麗美絕不會被洗腦。看她嬌滴滴又時髦的樣子，會傻到去大陸穿清一色的藍布衣服嗎？

陳：就是嘛！

劉：我邀他來參加週末的聚會。

林：他會來嗎？

劉：大概會吧。

丘：他最好不要來？

劉：（鄂然）爲什麼？

丘：因爲我要在給他吃的東西中下毒，不毒死他也要讓他瀉幾天肚子！

陳：你敢！

劉：（笑）他是說著玩的，麗美，你別當真。

林：我們進去再聊吧。

（丘看見國旗不見了）

丘：啊！誰把國旗拿走了？

陳：我們回來時就不見了。

丘：一定是中共那邊的人幹的，我要去找他們算帳。

林：（拉住丘）老丘，你又沒證據，別衝動。

丘：不是他們還會有誰！

陳：那個姓徐的好像知道，他說是有人借去用……。

林：誰拿去做什麼用？

陳：我也搞不清楚，你問小梅。

劉：他没講明，我也不清楚。

丘：可惡，我一定要找他問個明白。

林：你確信他話裏沒有不良企圖嗎？小梅。

劉：我相信沒有。

陳：小梅又相信了。

林：什麼？

劉：沒有，麗美在胡言亂語。

丘：（捏麗美一把，不讓她再說下去。）

林：我的國旗怎麼辦？

林：你神通廣大，還怕沒辦法再找一面？

劉：要不然寫信叫家裏寄來。

丘：好主意，我們每人都寫信回去叫家裏寄來，一人寄十面；我要把我們這房子裏裏外外都插滿

國旗，隨他們怎樣拿也拿不完！

（衆人都笑）

（幕落）

第四幕

景：景二

時：距第三幕後幾天的晚上

幕啓：台灣留學生在屋內邊飲咖啡邊閒談。

陳：（喝了一口）嗯，這咖啡真香，誰煮的？

丘：除了我還有誰？

陳：喲，看不出來你還有兩下子！

丘：別以爲我只會洗碗，我還會調酒、做義大利通心麵、比薩餅、漢堡、炸雞樣樣精通。

陳：得了吧，誇你幾句，你就樂翻天了。

劉：我看老丘來美國留學，好像是來學烹飪的。

（衆笑。）

林：他的手藝可以開餐廳，綽綽有餘。

丘：對呀，我是有這個打算。

陳：那你就趁早改行吧，免得浪費時間。

丘：好哇，妳可以來幫我洗碗——

陳：呸，叫我去洗碗，你休想。

丘：嗯，當招待好了。

陳：不幹！

丘：還不幹——那當老板娘好嗎？

（衆皆嘩然）

陳：呸、呸、呸，狗嘴吐不出象牙來。

林：（笑）老丘，你這是在求婚嗎？

劉：太不羅曼蒂克了，當著這麼多人的面。

丘：（笑嘻嘻）就我一個人的話，我說不出口。

陳：（站起）不來了，你們聯合欺負我一個。

劉：（把她拉住）好了，陳小姐請坐，開開玩笑，別生氣。

（陳坐下）

謝：說真的，陳麗美的艷名早就傳遍了我們中國同學間，大家都在猜測不知誰會有那種福氣雀屏中選。

陳：（故作嗔貌）你再說，我就——

林：嘿，我看那天中共學生鄭先生和徐先生來我們這裡聚會的時候，姓徐的直盯著陳麗美看呢？

陳：（氣呼呼地）什麼，什麼，你們越說越離譜了。

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種事就憑馬克思的教條也阻擋不住。

丘：哼，他們才不是什麼君子！

謝：老丘，你不是在吃醋吧？

丘：我會吃醋，鬼咧！

林：我倒覺得，姓徐的在態度上似乎漸漸在轉變，不像第一次見面那般死硬派。

陳：我也有這種感覺，他還說了許多他們那些人剛到美國時，對一切都感到新奇，到處出洋相的笑話。我記得一個是有人不曉得怎麼用馬桶，戰戰兢兢的蹲在上面……

（衆皆笑了）

劉：（笑著說）也真難爲他們了。

王：我和鄭先生談得比較嚴肅，我們談他的研究。

林：對，我也聽到一些，他對生物學的研究，的確有他的一套。

王：聽他說起他的研究那種神采飛揚的樣子，和他平常謙卑得近乎低聲下氣的樣子截然不同。

林：（點點頭）他是真正的讀書人，在他的研究裏找到自我。現實生活裏，他卻由不得自己。

（鄧琨率中共學生持木棍等兇器，撞開門，比第二幕時來勢更凶。）

（台灣諸生驚訝地站起來，靠攏在一起。）

林：（大聲唱道）你們幹什麼！

鄧：（要流氓地）幹什麼？我們來要人！

林：要人？誰？

鄧：鄭——成——雄。

劉：他不在我們這裏。

鄧：是嗎？憑妳一句話，就想唬住我！

陳：誰唬你！

（鄧陰狠地注視每一個台灣生，想從他們臉上的表情找出蛛絲馬跡，但失敗了。）

鄧：（命令中共生）搜！

丘：你們敢！誰動手，我就揍誰！

（丘欲動，被林攔阻。）

林：老丘，別衝動，讓他們搜。

鄧：嘿，總算有個識時務的。

林：鄧先生，我不曉得你再三來騷擾我們是什麼意思，要是你搜不到人，請你要還我們一個公道

鄧：公道？公道一斤多少錢？哼，動手！

（中共生入內搜索，傳來開門、關門碰碰的聲音；丘、謝等人欲衝入，被林、劉、陳等阻止。）

丘：放開我，我要去跟這些狗鬼子拚了！

林：老丘，冷靜點，好漢不吃眼前虧。

鄧：對，好漢不吃眼前虧，只要我找到人，馬上就走，絕不沾你們一根汗毛。

丘：你混蛋、狗屎蛋！

鄧：（嘻皮笑臉地）儘管罵，我鄧某人見過多少場地都不在乎了，不跟你這個小王八蛋計較。

（中共生一個個從裏面出來，對鄧搖搖頭。）

鄧：（臉色一沈）說，你們把人藏在那裏？

林：鄧先生，你一進門就嚷著要找人，現在屋子都給你搜遍了，一個踪影也沒有；如果你能告訴

我們是怎麼一回事，或許我們能幫忙。

甲：鄧同志，我看還是讓我來揭穿他們的陰謀

鄧：嗯，你說吧。

甲：（裝腔作勢清清喉嚨後說）我們最受尊重的鄭成雄同志，突然在今天早上失蹤了；同志們找

了一整天都天都不見踪影，我們判斷，他是被一羣打著留學生幌子的國民黨特務綁架了。

林：胡扯！

劉：我們既不是特務，也不是綁架人的匪徒，我們是學生。

鄧：就是妳！妳的嫌疑最大。

劉：我？

鄧：鄧同志一定是受到妳的謊言所騙，才會失去理智，做出背叛祖國的事來。

劉：（好笑地）我那來那麼大的本事？

甲：妳利用他在圖書館作研究的時候，接近他，灌輸他反動思想。

劉：你們先別把話說得太早，鄭先生說不定只是出去訪友、探親，一時趕不回來。

甲：這是不可能的，我們做任何事都要先經鄧同志批准；何況，他在這裏根本没有親友。

乙：而且，早上他還帶著幾本書跟我們一道出門上課。

劉：然後呢？

乙：後來他就失去踪影。

徐：我在圖書館等他不到，就先回去；結果也看不到人，便向鄧同志報告。幾個人分頭去找，他的同學說他根本没去上課。

甲：有人看見他匆匆走出校門。

林：你們有向警方報案嗎？

鄧：這……這件事我們要自行解決。

陳：說不定他遭到意外，比如出了車禍或——

鄧：別把話越扯越遠了，快說，究竟把人藏到那兒去？

林：你憑什麼一口咬定人是我們藏的？

（甲跟鄧說幾句耳邊話，鄧恍然察覺。）

鄧：哼，我差一點忘了。上週六，鄭同志和徐同志來參加你們的聚會，是不是你們趁機做了手脚？

徐：（欲辯白）鄧同志，我……

鄧：你別說話！這筆帳我們回去再算。哼！居然敢瞞著我，偷偷地來參加國民黨的聚會。

徐：（不悅地）原來你派人跟踪我們。

鄧：當然，你以為我那麼容易上當！說什麼要到圖書館找研究資料……

徐：（反駁地）其實，我們也是在執行你的指示。

鄧：你在胡說些什麼話！

徐：你曾經交代鄭同志策反國民黨的女特務，你忘了嗎？

鄧：（啞口無言後）哼，不管怎樣，這事你脫不了關係。

徐：你也有責任。

鄧：（怒）別以為你是高幹子弟，我就不敢懲罰你。

徐：你敢怎樣，充其量我們兩個一起回祖國交代！

鄧：這……不要再說了，現在是我們同心協力對抗敵人的時候。

甲：（狐假虎威地）快說，否則……

丘：否則怎樣？

（甲望著鄧請求指示：鄧抄起茶几上的咖啡杯盤，舉在半空中。）

鄧：否則……就像這樣！

(鄧把手放開，咖啡杯盤摔個粉碎。)

丘：(驚惶地)我的媽呀，他們是玩真的！我……我要去廁所。

(一骨碌跑向裏面。)

(甲待要去追趕，被鄧阻止。)

鄧：讓他去，沒用的傢伙！

林：鄧先生，你這個舉動已經威脅到我們的安寧，請你們出去，否則，我們要報警。

(林示意同學去打電話)

鄧：(厲聲地)誰敢動我先敲斷他的腿！

(中共生上前舉棍圍住台灣生)

林：鄧先生——

鄧：你們今天要給我一個交代，否則，我一個一個打死你們。

劉：這裏是美國，是有法律的國家，不是在中國大陸，可任由你猖狂。

鄧：我在處理中國的家務事，要用中國方式。

甲：鄧同志，別跟他們扯了，你看該從誰先下手？

鄧：擒賊先擒王，當然從他先動手。

(鄧指著林；林凜然不懼。)

(甲、乙漸漸逼近，徐突然超前反擋住他們。)

徐：住手！

甲：徐同志，你這是幹什麼？

鄧：姓徐的，你要造反？

徐：不，你不能傷害他們。

鄧：看來，你也中了國民黨的毒手，反而幫他們說情。

甲：八成是在那天的聚會裏吃了迷魂藥。

徐：我是在爲你打算，鄧同志。

鄧：爲我打算？

徐：因爲這事處理不好，上級怪罪下來……

鄧：唔……。

徐：你在這兒惹事，並不划算。要知道美帝最重視的就是人權。

甲：什麼是人權？

徐：人權就是人民的權利。

鄧：（咆哮地）權力是屬於黨、屬於中央，人民那有權力！

徐：我說的權利是利益的利，不是力量的力。

甲：一樣都是屬於黨和中央的。

鄧：你還有什麼話說？

徐：我們闖入住家是侵犯隱私權，毆打手無寸鐵的學生，更是犯了大忌；消息傳出去，對祖國的

國際聲望有很大的損害，你願負責嗎？

鄧：（被說動有些遲疑）那要怎麼辦才好？

徐：在沒有取得證據以前，祇好先放過他們；一方面趕快分頭去找鄭同志。

甲：不用找，只要給他們一點顏色看，他們就會招供。

乙：徐同志，你讓開！

徐：不行，你們不可以傷人。

甲：鄧同志，你快命令徐同志讓開。

徐：萬一鬧出人命來，鄧同志，你得負全部責任。

甲：沒找到鄭同志，你的責任會更重，鄧同志你想到嗎？

鄧：是……

甲：別這個那個了，鄧同志。

（鄧判別輕重後，下了決心）

鄧：徐同志，你讓開！

甲：讓開！

徐：不，我不讓開！

甲：我連你一起揍。

林：徐先生，你讓開，這不關你的事。

徐：不，我知道這件事跟你們一點關係也沒有，不能讓你們受連累。

劉：不，跟我們大家都有關係。

徐：（愕然）妳？

鄧：妳終於承認了。

劉：（瞪著鄧）我說我們，包括你、我在內。鄭先生的不告而別，是你們逼他走的，因為他不能從你們那兒得到成就的肯定；是我們使他痛下決心，因為我們的社會尊重每一個人，肯定自我的成就。

鄧：廢話少說，上！

（甲、徐舉棍相抗，劉、陳躲在男生後面；林等隨手拿起咖啡杯盤作出欲擲的動作，與中共生對抗。）

（O. S. 丘的聲音自裏面傳來）

（丘：聲音由小漸大——Police、Police、help，警察來了，警察來了！）

甲：（慌張地）糟了，他從後門出去叫警察。

鄧：混蛋，你怎麼不早說有後門！

甲：是你不讓我追他的。

鄧：混蛋東西，還強辯！

（鄧踢甲一脚）

鄧：今天先饒你們，帳以後再算，走！

（鄧率黨徒下，徐殿後）

林：徐先——

（徐轉身）

林：謝謝你。

劉：謝謝你。

（徐微點頭，隨即出門下）

陳：（癱坐下）好險！

（衆人解除危險的坐下）

林：這個姓鄧的，真是窮凶惡極。

劉：鄭先生失蹤，不曉得會不會出意外？

林：大概不會，此地中國人不多，一出事警方應該會找我們或他們查詢。

劉：但願如此。可是，他人地生疏會跑那兒去，莫非……

陳：莫非他投奔自由了？

林：有可能。

劉：他會成功嗎？中共會想盡辦法阻止的。
林：一定會成功的，中共不敢聲張，事情鬧大了面子反而掛不住，好像胡娜事件一樣，自取其辱。

陳：咳，奇怪，警察還沒來……

劉：對呀，老丘呢？

（丘從裏面過來，大搖大擺地，手上拿支木棍。）

陳：老丘，你帶警察來了？

丘：（往後面瞧一下）那來的警察，就只有我一個人。

劉：剛剛你不是在喊警察？

丘：不這樣喊，他們會走嗎？

林：是老丘嚇跑他們的，老丘，你真了不起。

丘：不敢，不敢，略施小計而已。

陳：（笑）我剛剛真氣你那麼沒種，以為你真的怕得尿都……

劉：（笑）這是卅六計裏的那一計？

丘：嘿，別笑，要不是老丘表演這招尿遁，你們今天可就慘了。

林：的確，老丘，我們不知要怎麼感謝你才好。

丘：怎麼感謝？哈，我知道，只要以後聚會、包餃子啦，不要再叫我洗碗就好。

（衆皆笑彎腰）

（突然有人敲門，氣氛爲之一緊。）

（觀衆可以看見徐在敲門，裏面的人卻不知道）

陳：（緊張地）是不是他們折回來了？

林：別緊張，保持鎮定，我去開門。

丘：（小聲地）我在門後躲著，若是他們就來一個當頭棒喝！

（男生分別戒備，女生仍坐著，林去開門。）

林：誰呀？

徐：是我，徐興國。

（台灣生交換一下眼色，稍鬆懈）

林：你一個人？

徐：是的，我一個人。

（林開門讓徐進來，立即又把門關上。）

丘：你又來幹嘛？

林：老丘，別這樣，徐先生剛才救了我們。

劉：（站起）請坐，徐先生。

徐：不了，我講幾句話就走。（環視眾人）我知道鄭同志到那兒去了。

劉：哦，鄭先生告訴你了？

徐：他沒有明說，只說要找個能讓他好好作研究的地方。

林：那個地方是……？

徐：我想我們都猜得到。

劉：但願一切順利。

徐：我也希望如此。坦白說，當我前些天知道他的心態時，他給我相當大的震撼。

劉：哦？

徐：我一直在想，是什麼原因使他下定決心，放棄他的前途、愛人和女兒。

林：你想出來了？

徐：（點點頭）我不敢說我完全猜對，但是有了這些原因也足夠了——我想是因為他和他的家人

在文革時受盡折磨，使他對「黨」的作風十分失望；他認為他再待下去，完全沒有前途可言，所以做了重大的抉擇。

劉：你說你早知道他的意向，你怎麼沒有阻止他？

徐：要是以前我會的，但是現在的我和以前不同了。

陳：真的嗎？我看不出有什麼不同？

徐：（尷尬地）外表看不出來，是這裏不同。

（他用手指指他的腦袋）

徐：來到美國以後，我深深地感覺到這裏和祖國是截然不同的世界——既進步又繁榮，可是黨和祖國卻一直隱瞞真相，而且教我去仇視它，這一切在在使我感到困惑。然後，認識你們，你們的善良和關懷，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新體驗，我知道過去所知關於你們的種種都錯了，我會重新考量。

陳：既然如此，你是不是也要跟鄭先生一樣「失蹤」？

徐：（慚愧地）我沒有他那種勇氣。

林：誰說沒有？在你剛才對抗鄧某時就表現出來了。

徐：比起鄧同志可差遠了。他的勇氣是經過許多苦難煎熬成的；而我，正如他所說，一直生活在優渥的環境裏，缺乏產生那般勇氣所需的刻骨銘心的歷練，去擺脫眼前看似美好，其實並不實際的假象。

劉：不少人和鄭先生有同樣的遭遇，就沒有鄭先生的遠見和決心。

徐：因為他們失望太久了，一有機會就緊捉不放；先捉再說，管它後來如何。

林：鄭先生爲了求得這個投奔自由的機會，一定費盡很多心血去策劃。

劉：（熱切的）徐先生，你也可以把握這個機會。

徐：（苦笑）除了沒勇氣，我還有其他顧慮。

陳：（率直地）人家鄭先生也有相同的顧慮，他就能……。

徐：（低頭）我很慚愧。

林：每個人際遇不同，不可一概而論。

陳：（惋惜地）放棄這個大好機會，真是太可惜了。

徐：（誠懇地）我想，中共留學生中跟我有同樣感受的人一定很多，我要結合他們，回去推動改革。

劉：（欣喜地）這樣更有意義！

徐：我最後要說的是，我很高興認識你們，你們讓我感受到中國人的同胞愛，我會永遠記住你們。

林：幹嘛講這些，以後碰面的機會還多呢。

劉：是呀，希望你們能繼續跟我們來往。

徐：恐怕不容易，發生這件事，鄧同志即使不吃罪，也會完全斷絕讓我們跟你們再行接觸。

陳：沒關係，我們連他一塊邀過來。

劉：要是你們整個團體都能效法鄭先生，那該多好。

丘：這樣一來，大陸上的「老鄧」準會吃不消。

（衆人都笑）

徐：我該走了，再見。

（徐跟大家逐一握手）

林：謝謝你，今晚幫了大忙。

徐：應該的，再見。

劉：再見，希望今天的事不會連累你。

徐：不會，鄧同志不敢對我怎樣。

陳：再見，記得我們永遠都是朋友。

徐：我會的，再見。

丘：我的旗子是不是你拿的？

劉：老丘，這時候還提這個？

(衆人都笑)

徐：(笑)不是我，是鄭先生借用的，相信以後他會送還給你。

謝：珍重再見。

徐：珍重再見。

(跟李、王握手告別)

(徐依依不捨出門，台灣生在門口相送)

(徐下)

劉：他是個好青年，埋沒在大陸真是可惜。

陳：是呀，要不然……

丘：要不然妳想嫁給他是不是？

陳：(捶他一拳)去你的！

林：我覺得一點都不可惜。

劉：爲什麼？

林：誠如他所說的，他要結合知識份子的力量去推動改革，一旦形成氣候，將是不容忽視的一股力量。

劉：有理，但願「中國之春」早日來到。

丘：這些中共留學生是一顆顆知識炸彈，只要他們炸開了凍僵的人心和大地，春天不就來了嗎？

陳：他們是炸彈，那我們是什麼？

丘：我們是飛彈，咻——轟炸北平的匪巢！

陳：(用手指戳丘的頭一下)炸你的頭！

(衆人哈哈大笑)

(幕在笑聲緩緩落下)

——全劇終——